

## 《情史》

作者：(明)冯梦龙

《情史》一名《情史类略》，又名《情天宝鉴》，为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选录历代笔记小说和其它著作中的有关男女之情的故事编纂成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全书共二十四类，计故事八百七十余篇。其中《情外类》选录了历代的同性爱情故事，记载的人物上自帝王将相，下至歌伶市民。读者们也能在其间了解到“龙阳”、“余桃”、“断袖”等典故的来源。

《情史》是冯梦龙的重要作品之一。他清楚“情”的感染力比枯燥乏味的说教大得多，因此在《序》中写道：“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他既同情和赞扬那些纯洁、忠贞的高尚情操，也鞭挞那些肮脏、丑恶的庸俗情调。《情外类》中对同性爱情的描述也是如此。

《情史》于1984年4月在大陆首次出版时，《情外类》没有被选入。86年再版时，删去的内容全部被恢复。《情外类》中选录的故事足以说明同性恋并非“源于西方”，而是一种存在于各个民族、各种社会和各类阶层的自然现象。

(《桃红满天下》供稿)

丁期

丁期婉娈有容采，桓玄宠嬖之。朝贤论事，宾客聚集，恒在背后坐。食毕，便回盘与之。期虽被宠，而谨约不为非。玄临命之日，斯乃以身捍刃。

俞大夫

俞大夫华丽有好外癖，尝拟作疏奏上帝，欲使童子后庭诞育，可废妇人。其为孝廉时，悦一富贵家歌儿，与其主无生平，不欲令知。

每侵晨匿一厕中，俟其出。后主人稍宽，乃邀欢焉，为留三日。主人曰：“不谓倾盖之欢，竟成如兰之臭。”俞曰：“恨如兰之臭从厕中来耳。”《谭概》云：俞进君宣，于妓中爱周小二，于优童爱小徐。

尝言得一小二，天下可废郎童；得一小徐，天下可废女子。语本大夫家教来。

王确

王僧达为吴郡太守，族子确少美姿容。僧达与之私款甚昵。确叔父休，永嘉太守，当将确之郡。僧达欲逼留之。确知其意，避不往。

僧达潜于所住后作大坑，欲诱确来别，杀埋之。从弟僧虔知其谋，禁诃乃止。

向(鬼+难)

向(鬼+难)，宋大夫，有宠于桓公，公以为司马。时公子佗有白马四，(鬼+难)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与之。公子怒，使从者夺之。(鬼+难)惧，欲走，公闭门而泣之，目尽肿。

龙阳君

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涕下，王曰：“何为泣？”曰：“为臣之所得，鱼也。”王曰：“何谓也？”对曰：“臣之所得，鱼也，臣其喜，后得又益大，臣欲弃前得鱼矣。今以臣之凶恶，而得为王拂枕席，今四海之内，

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得幸于王也，必褰裳趋王。臣亦曩之所得鱼也，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乎？”魏王于是布令于四海之内曰：“敢言美人者族！”

#### 安陵君

江乙说安陵君缠曰：“君无咫尺之功，骨肉之亲，处尊位，受厚禄，一国之众，见君莫不敛衽而拜，抚委而服，何以也？”曰：“过举以色，不然无以至此。”江乙曰：“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宠臣不避轩。今君擅楚国之势，而无以自结于王，窃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则奈何？”曰：“愿君必请从死，以身为殉。如是必长得重于楚国。”曰：“谨受命。”三年，楚王游于云梦，结驷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云霓；咒皋之声若雷霆；有狂兕\* 1 车衣轮而至，王亲引弓而射，一发而殪。

王抽\* 2 旒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乐矣，今日之游也。寡人万岁千秋之后，谁与乐此矣？”安陵君泣数如下，进曰：“臣入则编席，出则陪乘，大王万岁千秋之后，愿得以身试黄泉，蓐蝼蚁，又何如得此乐而乐之。”王大悦，封缠为安陵君。

魏阮籍诗曰：“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怿若九春，罄折似秋霜。流盼发姿媚，言笑吐芬芳，携手等欢爱，宿昔同衾裳。”

\* 1：“足”字旁右边作“羊”。

\* 2：“旒”字去“生”，代以“冉”。

#### 籍孺 闾孺

《汉书》曰：汉兴，佞幸宠臣。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时，则有闾孺。此两人非有才能，但以婉媚贵幸，与上同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 1 \* 2，贝带，傅脂粉，皆闾、籍之属也。

按《通鉴》，高帝有疾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余日，樊哙排闾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

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

今天下已定，又和意也！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上笑而起。高帝宠幸，盖止一籍孺矣。

\* 1：鸟字旁作“俊”字右边。

\* 2：鸟字旁作“义”。

#### 孔桂

孔桂，性便妍，晓博弈，\* 鞠，魏祖爱之，在左右，出入随从。

桂察太祖意欢乐，因言次，曲有所陈，事多见从，数得赏赐，又多馈遗，桂因此侯服玉食。太祖既爱桂，五官将及诸侯亦皆亲之。见《魏志》。

#### 曹肇

曹肇有殊色，魏明帝宠爱之，寝止恒同。尝与帝戏赌衣物，有不获，辄入御帐，服之径出，其见亲宠类如此。

#### 周小史

晋张翰《周小史》诗曰：“翩翩周生，婉变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东。香肤柔泽，素质参红。团辅圆颐，菡萏芙蓉。尔形既淑，尔服亦鲜。轻车随风，飞雾流烟。转侧绮靡，顾盼便妍。和颜善笑，美口善言。”梁刘遵《繁华诗》曰：“可怜周小童，微笑摘兰丛。鲜肤胜粉白，\* 脸若桃红。挟弹雕陵下，垂钩莲叶东。腕动飘香麝，衣轻任好风。幸承拂枕选，侍奉华堂中。”

金屏障翠被，蓝帕覆薰笼。本知伤轻薄，含词羞自通。剪袖恩虽重，残桃爱未终。蛾眉讵须嫉，新妆近如宫。”所谓周小童者，已即周小史，古有其人，擅美名如子都宋朝者，而诗人竞咏之耳。

#### 王承休

蜀后主王衍时，宦官王承休，以优笑狎昵见宠。有美色，恒侍少主寢息，久而专房。承休多以邪僻奸秽之事媚其主，主愈宠之。承休取妻严氏，亦嬖于后主，与韩昭为刎颈交，所谋皆互相表里。承休一日请从诸军拣选骁勇数千，号龙武军，自为统帅，特加衣粮，因乞秦州节度史，且云：“愿与陛下于秦州采掇美丽。”后主从之，以此决幸秦之计，中外切谏不从。及车驾至汉州，而魏兵已围凤州。羽书飞报，少主犹谓臣下设计沮其东行，曰：“朕恰要亲看相杀。”已闻诸将弃城走，乃仓皇遁还。王承休拥麾下之师及妇女孩幼万余口，金银缯币，于西番买路归蜀。沿路被掠，迨至蜀，存者百余人。魏主被蜀，斩之。

#### 车梁

山西车御史梁，按不某州，见拽轿小童，爱之，至州令易门子。

吏目以无应。车曰：“如途中拽轿小童亦可。”吏目又以小童乃递运所夫。驿丞喻其意，进言曰：“小童曾供役上官。”竟以易之。强景明戏作《拽轿行》云：“拽轿拽轿，彼狡童兮，大人要。”末云：“可惜吏目却不晓。好个驿丞到知道。”

#### 梁生

梁生，东粤小吏也，所嬖狡童为邑长俞华麓所夺。俞每出，童乘马随之。梁愤甚，乃挟利刃俟童于路，折胁之，使下，遂挟以西窰。

俞抵衙，问童何在，左右以马不进对。久之，徒马耳。俞怒甚，左右亦惊异。询诸途人，言梁生也；而梁生家云生实未归。有司承俞旨索之，不获，乃梏其父而悬重赏购生。生居西粤岁余，闻俞迁去，乃归。

有司以俞猎外色已甚，颇不直之，以故释生父，而纵生不问。生与童相好如初。

#### 万生

龙子犹《万生传》云；万生者，楚黄之诸生也，所善郑生曰孟哥。

始遇郑于观优处，垂髻也，未同而言应，进以雪梨，不却。万喜甚，期明日更会于此，将深挑之，而郑不果来。访其耗，则已奉父命从学中州矣。惘然者久之。凡岁余，父遇诸途，则风霜盈面，殊不以故吾。

万心怜乃更甚。数从周旋，遂缔密好，邑少年以为是鬼子者，而亦狡童耶，欲相与谪郑以耻万生。万生不顾也，匿郑他所饮食焉。久之，郑色泽如故，稍行都市中，前邑少年更相与夸郑生美，争调之。郑亦不顾，盖万与郑出入，比目者数年，而郑齿长矣。万固贫生，而郑尤贫。万乃为郑择婚，且分割其舍三之一舍之，而迎其父母养焉。万行则郑从，若爱弟；行远则郑为经理家事，若干仆；病则侍汤药，若孝子。斋中设别榻，十日而互宿，两家之人，皆以为固然，不之讶。叩其门，登其堂，亦复忘其为两家也。子犹曰：“天下之久于情，有如万、郑二生者乎？或言郑生庸庸耳，非有安陵、龙阳之资，而承绣被金丸之嬖，万生误矣。虽然，使安陵、龙阳而右嬖，是以色升耳。乌呼，情！且夫颜如桃李，亦安能久而不萎者哉？万惑日者言：法当客死。乃预属其内戚田公子及其友杨也：万一如日者言，二君为政，必令我与郑同穴。吁！情痴若此，虽有美百倍，吾知万生亦不亦不与易矣。郑

生徇徇寡言，绝与浮薄子不类，而躯殊渺小，或称之，才得六十斤，亦异人也。

### 郑樱桃

郑樱桃者，襄国优童也，艳而善淫。石虎为将军绝嬖之，以樱桃谮杀其妻某氏。后娶某氏，复以樱桃谮杀之。唐李欣有《郑樱桃歌》，误以为妇人。

### 董贤

董贤，字圣卿，云阳人也，夫恭，为御史，任贤为太子舍人。哀帝立，贤随太子官为郎。二岁余，传漏在殿下，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说其仪貌，识而问之，曰：“是舍人董贤邪？”因引上与语，拜为黄门郎，由是始幸。问及其父，即日征为霸陵令，迁光禄大夫。

贤宠爱日甚，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常与上起卧。又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贤自是轻衣小袖，不用奢带修裙，故使便易。宫人皆效其断袖。贤性柔和便辞，善为媚以自固。每赐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视医药。上以贤难归，诏令贤妻得以引籍殿中，止贤庐，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贤女弟以为昭仪，位次皇后，更名其舍为椒风，以配椒房云。昭仪及贤与妻，旦夕上下并侍左右，赏赐昭仪及贤妻亦各千万数，迁贤父为少府，赐爵关内侯，食邑，复徙为卫尉。又以贤妻父为将作大臣，弟为执金吾。诏将作大臣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五殿，洞六门。土木之功，穷其技巧，柱槛衣以终锦。下至贤家僮仆，皆乃上赐。及武库禁兵，上方珍玩，尽在董氏，而乘舆服乃其副也。及至东园秘器，珠襦玉柩，豫以赐贤，无不备具。又令将作为贤起冢莹义陵旁，因为便房，刚柏题凑，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阙<sup>1</sup> \* 2 甚盛。

上欲侯贤而未有缘，会待诏孙宠、息夫躬等，告东平王云祠祭咒诅，下有司治，伏其辜。上于是令躬、宠为因贤告动平事者，乃以其功下诏封贤为高安侯，躬宜陵侯，宠方阳侯，食邑各千户。顷之，复益封贤二千户。丞相王嘉内疑东平事冤，甚恶躬等，数谏诤，以贤为乱国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狱死。

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两家先贵。傅太后从弟喜，先为大司马辅政，数谏，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代为大司马，亦任职，颇害贤宠。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怜之。上<sup>\*</sup>重贤，欲极其位而恨明不附，遂册免明，以贤代之。册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尔于公，以为汉辅。往悉尔心，统辟元戎，折冲绥远，匡王庶事，允执其中。”

天下之众，受制于朕。以将为命，以兵为威，可不慎欤！”是时贤年二十二，虽为三公，常给事中，领尚书，百官因贤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宽信代贤为驸马都尉。董氏亲属皆侍中诸曹奉朝请，宠在傅之右矣。

明年，匈奴单于来朝，怪贤年少，以问译，上令译报曰：“大司马年少，以大贤居位。”单于乃起拜，贺汉朝得贤臣。

初，丞相孔光为御史大夫，时贤父恭为御史，事光。及贤为大司马，与光并为三公，上故令贤私过光。光雅恭谨，知上欲尊宠贤，及闻贤当来也，光警戒衣冠出门待，望见贤车乃却入。贤至中门，光入阁，既下车，乃出拜谒，送迎甚谨，不敢以宾客钧敌之礼。贤归，上闻之喜，拜光两兄子为谏大

夫常侍。贤由是权与人主侔矣。是时，成帝外家王氏衰废，唯平阿侯谭子去疾，哀帝为太子时为庶子得幸，及即位，为侍中骑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旧恩亲近去病，复进其弟闾为中常侍。闾妻父萧咸，前将军望之子也，久为郡守，病免，为中郎将。兄弟并列，贤父恭慕之，欲与结婚姻。闾为贤弟驸马都尉宽信求咸女为妇，咸谓闾曰：“董公为大司马，册文言‘允执其中’，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长老见者，莫不心惧怕。此岂家人子所能堪邪！”闾性有知略，闻咸言，心亦语，乃还报恭，深达咸自谦薄之意。恭叹曰：“我家何用负天下，而为人所畏如是！”意不说。

后上置酒麒麟殿，贤父子亲属宴饮，王闾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侧。上有酒，因从容视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闾进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无穷。统业至重，天子无戏言！”上默然不悦，左右皆恐。于是遣闾出。后不得复侍宴。

贤第新成，功坚，其外大门无故自坏，贤心恶之。后数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马贤，引见东厢，问以丧事调度。贤内忧，不能对，免冠谢。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马奉送先帝大行，晓故事，吾令莽左君。”贤顿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书劾贤帝病不亲医药，禁止贤不得入宫殿司马中。贤不知所为，诣阙免冠徒跣谢。莽使谒者以太后诏即阙下册贤曰：“间者以来，阴阳不调，灾害并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辅也，高安侯贤，未更事理，为大司马不合众心，非所以折冲绥远也。其收司马印绶，罢归第。”即日贤与妻皆自杀，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诈，有司奏请发贤棺，至狱诊视。莽复讽大司徒光奏“贤性巧佞，翼奸以获封侯，父子专朝，兄弟并宠，多受赐，治第宅，造冢圻，放效无极，不异王制，费以万万计，国家为空虚。父子骄蹇，至不为使者礼，受赐不拜，罪恶暴著。贤自杀伏辜，死后父恭等不悔过，乃复以沙画棺，四时之色，左苍龙，右白虎，上著金银日月，玉衣珠璧，至尊无以加。恭等幸免于诛，不宜在中土。臣请收没入财物县官。诸以贤为官者皆免。”父恭弟宽信，与家属徙合浦，母别归故郡。县官斥卖董氏财凡四十三万万。贤既见发，羸殄其尸，因埋狱中。

贤所厚沛朱诩，自劾去大司马府，买棺衣服收贤尸葬之。王莽闻之大怒，以他罪击杀诩。诩子浮，建武中贵显大司马，司空，封侯。

\* 1：“闪”字下作“不”字。

\* 2：“闪”字下作“思”字。

#### 张浪狗

唐僖宗宠内园小儿张浪狗。一日以无马告，因密与百金，俾自买之。浪狗求得马，置宣徽南院中，帝因独行往观，绕马左右，连称好马。其马未调，忽尔腾跃，踏帝左胁，遂昏倒。浪狗惊惶，以银盂注尿灌之。良久方苏，伪称气疾，竟以大渐。

《谭概》评云：其密予百金也，如窃簪珥婢；其独行观马也，如顽童背师；其倒地灌尿也，如无赖吃打。全然不似皇帝矣。

唐僖宗之痴害己，石虎之痴害人。汉哀效法尧禅舜，其痴也几害于天下。

#### 襄城君

楚襄城君始封，衣翠衣，带玉钩，履缟舄，立乎水上，大夫庄辛见而说曰：“愿把君手可乎？”襄城君作色不言。辛迁延进曰：“君不闻鄂君乎？”

乘青翰之舟，张翠盖，会钟鼓之音，越人拥楫而各曰：‘今夕何夕兮，塞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举绣被而覆之。”襄城君乃拱手进辛。

#### 潘章

潘章少有美容仪，时人竞慕之。楚国王仲先闻其名，来求其友，因愿同学。一见相爱，情若夫妇，便同衾枕，交好无已。后同死而家人哀之，因合葬于罗浮山。冢上忽生一树，柯条枝叶，无不相抱。时人异之，号为共枕树。

#### 申侯

申侯有宠于楚义王。文王将死，与之璧，使行曰：“唯我知汝，汝专利而不厌，予取予求，不汝疵瑕也。后之人将求多于汝，汝必不免。我死，汝必速行，无适小国，将不汝容焉。”既葬，出奔郑，又有宠于厉公。及文公之世，以请称其赐邑，被谮见杀。

#### 邓通

邓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为黄头郎。文帝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推上天，顾见其衣尻带后穿。觉而之渐台，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见邓通，其衣后穿，梦中所见也。召问其名姓，姓邓名通。

邓犹登也，文帝甚说，尊幸之，月日异。通亦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于是文帝赏赐通以千万数，官至上大夫。文帝时间至通家游戏。然通无他技能，不能有所荐达，独自谨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当贫饿死。”上曰：“能富通者，我也。”于是赐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文帝尝病痛，邓通常为上嗽吮之。上不乐，从容问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问疾，上使太子\*而色难之。已而闻通尝为上\*之，太子惭，由是心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邓通免，家居。

居亡何，人有告通盗出徼外铸钱，下吏验问，颇有，遂竟案，尽没入之。通家尚负债数巨万。长公主赐邓通，吏辄没入之，一簪不得着身。

于是长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

按《史记》，文帝所幸尚有宦者赵同、北宫伯子。北宫伯子以爱人长者，而赵同以星气幸，常为参乘。景帝时，惟有郎中令周仁。当时君臣相悦，往往出此道，可笑。

\*：“齿”旁作“昔”字。

#### 韩嫣

韩嫣字王孙，弓高侯颓当之孙也。武帝为胶东王时，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焉。嫣善骑射，聪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习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邓通。始时，嫣常与上共卧起。江都王入朝，从上猎上林中。天子车驾未行，先使嫣乘副车；从数十百骑驰视兽。江都王望见，以为天子，辟从者，伏谒道旁。

嫣驱不见。既过，江都王怒，为皇太后泣，请归国，入宿卫，比韩嫣。

太后由此衔嫣。嫣侍，出入永巷不禁，以奸闻。皇太后怒，使使赐嫣死。上为谢，终不得。嫣遂死。嫣弟悦，亦爱幸，以军功封案道侯，巫蛊时为戾太子所杀。

韩嫣好弹，常以金为丸，所失者日有十余。长安为之语曰：“若饥寒，

逐金丸。”京师儿童每闻媯出弹，辄随之，望丸之所落辄拾焉。

#### 张放

富平侯张放者，大司马安世曾孙也。母敬武公主。鸿嘉中，成帝欲尊武帝故事，与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少年殊丽，性开敏，得幸上。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许嘉女，上为放供张，赐甲第，充以乘舆服饰，号为天子取妇，皇后嫁女。大官私官，并供其第，两宫使者，冠盖不绝，赏赐以千万数。放为侍中中郎将，监平乐屯兵，置幕府，仪比将军。与上卧起，宠爱殊绝，常从为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长阳五\*1，斗鸡走马长安中，积数年。是时上诸舅皆害其宠，白太后。太后以上春秋富，动作不节，甚以咎放。于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进，以灾异奏：“放骄蹇纵恣，奢淫不制，请免归国。”上不得已，左迁放为北地都尉。数月，复征入侍中。太后以放为言，出为天水属国都尉。永始、元延间，比年日蚀，故久不还放，玺书劳问不绝。居岁余，征放归第视母公主疾。数月，主有\*2，出放为河东都尉。上虽爱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后复征为侍中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岁余，丞相方进复奏效，上不得已，免放，赐钱五百万，遣就国。数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

\*1：“++”头下“作”字。

\*2：“疒”字头作“寥”字下部。

#### 弄儿

金日\*子二人皆爱幸，为武帝弄儿，常在旁侧。弄儿或自后拥上项，日\*在前，见而目之。弄儿走且啼曰：“翁怒。”上谓日\*：“何怒吾儿为？”其后弄儿壮大，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日\*适见之，恶其淫乱，遂杀弄儿。弄儿即日\*长子也。上闻之大怒，日\*顿首谢，具言所以杀弄儿状。上甚哀，为之泣，已而心敬日\*，遂膺托孤之任。

按《汉书》，日\*二子赏，建俱侍中，与昭常略同年，共卧起。

赏为奉车都尉，建为驸马都尉。及赏嗣侯，佩两绶，上谓霍光曰：“金氏兄弟两人，不可使俱两绶耶？”光不可，乃止。疑日\*有三子，所杀弄儿乃长子，而赏与建其次耳。各书俱云日\*二人，似未详。

\*：“石”字旁作“单”字。

#### 弥子瑕

弥子名瑕，卫之嬖大夫也。弥子有宠于卫。卫国法，窃驾君车，罪别。弥子之母病，其人夜告之，弥子轿驾君车出，灵公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犯别罪。”异日，与灵公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以其余鲜灵公。灵公曰：“爱我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瑕色衰而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尝轿驾吾车，又尝食我以余桃者。”

#### 王韶

王韶，子德茂，少美丽，善姿首。初袭父封都乡侯，为太子舍人，累迁郢州刺史。韶昔为幼童，庾开府信爱之，有断袖之欢，衣食所资，皆信所给，遇客，韶亦为信侍酒。后为郢州，信两上江陵，途经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别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勘，因酒酣，乃径上韶床，践踏肴饌，直视韶面，谓曰：“官今日形容，大异畴昔。”宾客满座，韶甚惭耻。

#### 兵子

一市儿色慕兵子二无地与狎。兵子夜司直通州仓。凡司直入门者，必

籍记之，甚严。市儿因代未到者名，入与狎。其夜月明，复者一美者玩月。市儿与兵子曰：“吾姑往调之。”兵子曰：“可。”往而美者大怒。盖百夫长胤子也。语斗不已，市儿遂殴美者死，弃尸井中。

兵子曰：“君为我至，义不可忘，我当代君死，君可应我名出矣。但囹圄中，愿相顾也。”市儿遂出。而兵子自称杀人，坐死。兵子囚囹圄二年，食皆市儿所馈。后忽不继，为私期招之，又不至。恚恨久之，诉于司刑者。司刑者出兵子，入市儿。逾年行刑，兵子复曰：“渠虽负义，非我初心，我终不令渠死我独生耳。”亦触木死尸傍。事见《日谈》。

#### 任怀仁

晋升平元年，任怀仁年十三岁，为台书佐。乡里有王祖为令史，恒宠之。怀仁已十五六矣，颇有异意。祖衔恨，至嘉兴，杀怀仁，以棺殓埋于徐祚家田头。祚后宿息田上，忽见有鬼，至朝中暮三时食，辄分以祭之，呼云：“田头鬼来就我食！”至瞑眠时，亦云：“来伴我宿！”如此积时。后夜忽见形云：“我家明当除服作祭，祭甚丰厚，君明随去。”祚云：“我是主人，不当相见。”鬼云：“我自隐君形。”祚便随鬼去。计行食顷，便到其家。家大有名，鬼将祚上灵座大食。

食尽，合家号泣，不能自胜，谓其儿还。见王祖来，便曰：“此是杀我人，犹畏之。”便走出。祚即形露。家中大惊，具问祚，因叙本末，随祚迎丧。既去，鬼便断绝。

#### 李延年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善歌为新变声，是时方兴天地诸祠，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声曲。而女弟李夫人得幸，产昌邑王。

延年由是贵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绶，而与上卧起，其爱幸埒韩嫣。

久之，延年弟季与中人乱，及李夫人卒后，其爱弛，上遂诛延年兄弟宗族。是后宠臣，大底外戚之家也。卫青、霍去病皆爱幸，然亦以功能自进。

慕容冲初，秦主苻坚之灭燕，冲姊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坚纳之，宠后庭。冲年十二，亦有龙阳之姿，坚又幸之。曩弟专宠，宫人莫之。长安歌之曰：“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咸惧为乱。王猛切谏，坚乃出冲长安。又谣曰：“凤皇，凤皇，止阿房。”坚以凤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乃植竹数十万于阿房城以待之。冲后为寇，止阿房军焉。坚使使遗冲锦袍一领，称语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间。

卿远来草创，得无劳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怀。朕于卿恩分如何，而于一照忽为此变。”冲命詹事答之，亦称：“皇太弟有令，孤令心在天下，岂顾一袍小惠！苟能如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当宽贷苻氏，以酬曩好。终不使既往之施，独美于前。”坚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阳平公之言，使白虏敢至于此！”

#### 张幼文

张幼文与张千仞，俱世家子。幼文美如好女，弱不胜衣，而尤善修饰，经坐出，如荀令之留香也。千仞与之交甚密，出入比目。及院试发案，二人连名，人咸异之。既娶，欢好无倦。而妇人之不端者，见幼文，无不狂惑失志，百计求合。幼文竟以是犯血症。千仞日侍汤药，衣不解带。疾革，目视千仞，不能言。千仞曰：“吾当终身无外交，以此报汝。如违誓，亦效汝死法。”幼文点头，含泪而逝，时年未二十也。千仞哀毁，过于伉俪。久之，

千仞复与朱生者为密约。半载，亦犯血症。千仞之伯父伯起先生卧园中，夜半，忽梦承尘豁开，幼文立于上。伯起招之使下。幼文答曰：“吾不下矣，只待八大来同行耳。”千仞，八房居长，故小名八大也。又曰：“欲得《金刚经》，烦楷书见慰。”语毕，忽不见，而叩门声甚急。伯起惊觉，则千仞家报凶信者也。誓亦灵矣哉！伯起为作小传，并写《金刚经》数部焚之。

伯起先生亦好外，闻有美少年，必多方招至，抚摩周恤，无所不至。年八十余，犹健。或问先生多外事，何得不少损精神？先生笑曰：“吾于此道，心经费得多，肾经费得少，故不致病。”有倪生者，尤先生所欢，亲教之歌，使演所自编诸剧。及冠，为之娶妻。而倪容骤减。先生为吴语谑之云：“个样新郎忒煞\*，看看面上肉无多。思量家公真难做，不如依旧做家婆。”时传以为笑。

\*：“矢”字旁作“差”字。

宋朝

宋朝，宋公子名朝，有美色，事卫为大夫，有宠于卫灵公，遂\* 1 灵公嫡母襄夫人宣姜，已又\* 1 公之夫人南子。朝惧，遂与齐豹、北宫喜、褚师圃作乱，逐灵公如死鸟。灵公既入卫，与北宫喜盟于彭水之上。公子朝出奔晋，既自晋归宋，灵公以夫人念南子之故，复召朝。

太子蒯\* 2 献孟于齐，过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我艾\* 3？”太子羞之。

\* 1：“丞”字下作“𠂔”。

\* 2：“目”字旁作“贵”。

\* 3：“豕”字旁“假”字右边。

秦宫

秦宫者，汉大将军梁冀之嬖奴也。宫年少而兼有龙阳、文信之资，冀与妻孙寿争幸之。李长吉为诗云：“越罗衫袂迎春风，玉刻麒麟腰带红。楼头曲宴仙人语，帐底吹笙香雾浓。人间酒暖春茫茫，花枝入帘白日长。飞窗复道传筹饮，午夜铜盘腻烛黄。秃衿小袖调鹦鹉，紫绣麻霞踏孝虎。折桂销金待晓筵，白鹿青苏半夜煮。桐英永巷骑新马，内屋凉屏生色画。开门烂用水衡线，卷起黄河向身泻。皇天厄运犹缢裂，春宫一生花底活。鸾篋夺得不还人，醉睡氍毹满堂月。”按冀妻孙寿，以冀恩封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五千万，加赐赤绂，比长公主。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龅齿笑，以为媚惑。筹性钳忌，能制御梁冀，冀甚宠惮之。初，父高献美人友通期于顺帝。通期有微过，帝以归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盗还通期。会商薨，冀行服，于城西私与之居。寿伺冀出，多从苍头，篡取通期归，截发刮面，笞掠之，欲上书告其事。冀大恐，顿首请于寿母。寿亦不得已而止。冀嬖爱监奴，秦宫官至太仓令，得出入寿所。

寿见宫，辄屏御者，托以言事，因与私焉。宫内外兼宠，威权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谒拜之。冀大起第舍，而寿亦对街为宅，殫极土木，互相夸竞，时人谓之木妖。

冯子都

大将军霍光监奴冯子都，有殊色，光爱幸之，常与计事，颇浹，权倾都邑。后人为语曰：“昔有霍家奴，型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光卒，显寡居，与子都乱。显广治第室，作乘舆辇，加画绣\*，冯黄金涂韦絮荐轮，侍婢以五采丝挽。显及子都游戏第中。

谚云：堂中无俊仆，必是好人家的。信然。或言子孟不学无术，此其一微。然则孔光号为名儒，何以献媚董贤也？\*：“衣”字旁作“因”字。

### 陈子高

陈子高，会稽山阴人也。世微贱，业织履为生。侯景乱，子高从父寓都下。是时子高年十六，尚总角，容貌艳丽，纤妍洁白，如美妇人。螭首膏发，自然娥眉，见者靡不啧啧。即乱卒挥白刃，纵挥间，噤不忍下，更引而出之数矣。陈司空霸先，时平景乱，其从子茜，以将军出镇吴兴，子高于淮渚附部伍寄载求还乡。茜见而大惊，问曰：“若不欲求富贵乎？盍从我！”子高许诺。子高本名蛮子，茜嫌其俗，改名之。茜颇伟于器，子高不胜，啮被，被尽裂。茜欲且止，曰：“得无创巨汝邪？”子高曰：“身是公身也，死耳，亦安敢爱？”茜益爱怜之。子高肤理色泽，柔靡都曼，而猿臂善骑射，上下若风。性恭谨，恒执佩刀及侍酒炙。茜性急，有所恚，目若\*虎，焰焰欲啖人，见子高则立解。子高亦曲意傅会，得其次。茜常为诗，赠之曰：“昔闻周小史，今歌白下童。玉尘手不别，羊车市若空。谁愁两雄并，金貂应让依。”且曰：“人言吾有帝王相，审尔，当册汝为后，但恐同姓致嫌耳。”子高叩头曰：“古有女主，当亦有男后。明公果垂异恩，奴亦何辞作吴孟子耶！”茜大笑，日与狎，未尝离左右。既渐长，子高之具尤伟，茜尝抚而笑曰：“吾为大将，君副之，天下女子兵不足平也。”子高对曰：“政虑粉阵饶孙吴，非奴铁缠稍，王江州不免落坑堑耳。”其善酬对若此。茜梦骑登山，路危欲堕，子高推捧而升。将任用之，亦愿为将，乃配以宝刀，备心腹。王大司马僧辨下京师，功为天下第一，陈司空次之。僧辨留守石头城，命司空守京口，推以赤心，结廉蔭之分，且为第三子颜约娶司空女。颜有才貌，尝入谢，司空女从隙窗窥之，感想形于梦寐，谓其侍婢曰：“世宁有胜王郎子者乎？”婢曰：“昨见吴兴东阁日直陈某，且数倍王郎子。”盖是时茜解部，佐司空在镇。女果见而悦之，唤欲与通。子高初惧罪，谢不可，不得已，遂与私焉。女绝爱子高，尝盗其母阁中珠宝与之，价值万计。

又书一诗于白团扇，画比翼鸟其上，以遗子高曰：“人道团扇如圆月，依道圆月不长圆。愿得炎州无霜色，出入欢袖千百年。”事渐泄，所不知者，司空而已。会王僧辨有母丧，未及为颜礼娶。子高尝恃宠凌其侣，因为窃团扇与颜，且告之故。颜忿恨，以语僧辨，用他事停司空女婚。司空怒，且谓僧辨之见图也。遂发兵袭僧辨，并其子缢杀之。

茜率子高实为军锋焉。自是子高引避，不敢入。茜知之，仍领子高之镇。女以念极结气死。司空为武帝，崩后，茜以犹子入嗣大统，子高为右卫将军、散骑常侍，称功封文招县子。废帝时，坐诬谋反诛，人以为隐报焉。

\*：“九”字旁作“虎”字。

### 王祭酒

相传南京旧有王祭酒，尝私一监生。其人忽梦鳍出胯下。以语人，人因为谚语曰：“其人一梦甚跷蹊，黄鳍钻臀事可疑。想是翰林王学士，夜深来访旧相之。”见《耳谈》。

### 朱凌溪

宝应朱凌溪为山西提学时，较文至泾阳，与一士有龙阳之好。濒归，朱赠以诗云：“欲发不发花满枝，欲行不行有所思。我之所思在泾渚，春风隔树飞黄鹂。”又吾乡一先生督学闽中。闽尚男色，少年俱修泽自喜。此公阅名时，视少俊者，暗记之，不论文艺，悉加作养，以此得谤。罢官之时，

送者日数百人，结髻年美俊，如一班玉笋。相随数日，依依不舍。归乡不咎失官，而举此\*人，以为千古盛事。

\*：“女”字旁作“夸”字。

全氏子 张氏子

《猗园》载，苏州山塘全大用为象山尉，有赘婿江汉，年弱冠，风仪修美，遂与五郎神遇，绸缪燕婉，情甚伉俪，其室人竟不敢与夫同宿。江郎病瘠日甚，全氏设茶筵燕之，终不能绝。后遇异人，飞篆禳除乃已。万历丙午年事。

又苏城查家桥店人张二子，年十六，白皙，美风仪。一日遇五郎见形其家，诱与为欢。大设珍肴，多诸异味，白昼命刀手置烧鳗数器，酣饮欢呼，倏忽往来，略无嫌忌。后忽欲召为小胥，限甚促。父母乞哀，不许。寻而其子死焉。

吕子敬秀才

吉安吕子敬秀才，嬖一美男韦国秀。国秀死，吕哭之恸，遂至迷罔，浪游弃业。先是宁藩废宫有百花台，吕游其地，见一人美益甚，非韦可及，因泣下沾襟。是人问故，曰：“对倾国伤我故人耳。”是人曰：“君尚不弃陋劣，以故情亲新人，新即故耳。”吕喜过望，遂与相狎。问其里族，久之始曰：“君无讶，我非人也，我即世所称善歌汪度。始家北门，不意为宁殿下所嬖，专席倾宫。亡何为妾妃以妒鸩杀我，埋尸百花台下。幽灵不昧，得游人间，见子多情，故不嫌自荐。君之所思韦郎，我亦知之，今在浦城县南，仙霞岭五通神庙中。

五通神所畏者天师。倘得符摄之，便可相见。”吕以求天师，治以符祝。三日韦果来曰：“五通以我有貌，强夺我去。我思君未忘，但无由得脱耳。今幸重欢，又得汪郎与偕，皆天缘所假。”吕遂买舟，挟二男。弃家游江以南，数载不归。后人常见之，或见或隐，犹是三人，疑其化去。然其里人至今请仙问疑，有吕子敬秀才云。见《耳谈》情史氏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破舌破老，戒于二美，内宠外宠，辛伯谗之，男女并称，所由来矣。其偏嗜者，亦交讥而未见胜也。”闻之俞大夫云：“女以生子，男以取乐。天下之色，皆男胜女。

羽族自凤凰、孔雀以及鸡雉之属，文彩并属于雄。犬马之毛泽亦然。

男若生育，女自可废。”呜呼，世固有癖好若此者，情岂独在内哉？《孔丛子》载：子上见卫君之幸臣，美须眉，立于君侧。卫君谓子上曰：“使须眉可假，寡人固不惜此于先生也！”夫至以须眉为幸臣，吾不知其情之所底矣。

